

李白全集 注评

上

〔唐〕李白 著 郁贤皓 注评

凤凰出版社



李白全集注评

上

〔唐〕李白 著 郁贤皓 注评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李白全集注评 / 郁贤皓注评. 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8. 5
ISBN 978-7-5506-2761-1

I. ①李… II. ①郁… III. ①唐诗—诗歌评论②古典散文—散文评论—中国—唐代 IV. ①I207.227.42
②I207.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4463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李白全集注评 |
| 注 评 | 郁贤皓 |
| 责 任 编 辑 | 李相东 |
| 装 帧 设 计 | 姜 嵩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发行部电话 025-83223462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fhcbs.com |
| 照 排 |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苏州市吴中区南官渡路20号, 邮编: 215104 |
| 开 本 | 652×960毫米 1/16 |
| 印 张 | 138 |
| 字 数 | 2053千字 |
| 版 次 |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506-2761-1 |
| 定 价 | 298.00元(全三册)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 0512-68180638) |

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项目

前言

李白是最受中国人民喜爱的唐代伟大诗人，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璀璨的明星，他以独特、伟大的成就，把中国的诗歌艺术推上了顶峰。他的许多优秀诗篇，不但在中国脍炙人口，而且在世界各国人民中也有很大的影响。现在，我们在前贤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上，将他的全部诗文重新整理编辑，删除伪作，补入遗诗逸文，进行注释、评鉴和品评，使之成为最接近真实的李白作品全集。

李白(701—762)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排行十二。自称“本家陇西人，先为汉边将”(《赠张相镐二首》其二)，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后裔。李白在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说，他的祖先曾“遭沮渠蒙逊难，奔流咸秦，因官寓家”。据《晋书·凉武昭王李玄盛传》记载，凉武昭王李暠字玄盛，乃李广十六代孙，东晋安帝隆安四年(400)，李暠在敦煌一带被部众推戴为凉公，死后由其子李歆继位。后李歆被沮渠蒙逊打败而死，诸弟奔逃。李白所说当即指此事。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、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》也都说李白是凉武昭王李暠九代孙。而唐朝皇帝也自称是李暠后代，由此可说李白与唐皇室同宗。可是，《新唐书·宗室世系表》载凉武昭王李暠后代各支并没有李白这一支家族。李白在诗文中称李唐皇室的人为从祖、从叔、从兄、从侄，也往往不符合他作为李暠九世孙的辈份。李阳冰还说李白先世曾“谪居条支”，范传正则说隋末“被窜于碎叶”，曾隐姓埋名，中宗神龙初(705)才逃归蜀中，李白出生时才恢复李姓。据李白在至德二载(757)写的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说当时年五十七，李阳冰在李白临终受嘱写序时为宝应元年(762)，李华《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》称李白卒时年六十二，都可证知李白生于武后长安元年(701)，至神龙初归蜀时已五岁，

说明李白并不是生在蜀中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陈寅恪先生发表《李白氏族之疑问》(《清华学报》第十卷第一期,1935年1月),认为李白先世“本为西域胡人”,“陇西李氏”说乃“诡托之辞”。近年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亦赞同此说(《李白传记论·李白的出生地和家系》)。后来,张书城又发表《李白家世之谜》(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),提出李白不是凉武昭王李暠后裔,而是李陵——北周李贤——杨隋李穆一系的后代。然皆无直接证据。看来,李白的种族、籍贯、家世、出生地等,至今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见。其实,范《碑》早就说过“绝嗣之家,难求谱牒”,“故自国朝已来,漏于属籍”。而世系表族谱所记载的辈份,与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称呼也未必完全一致。例如,笔者熟知的某氏,以“载锡之光,永世克孝”为世系排序,现今长房长子“永”字辈年已八十多岁,而远房的幼子“之”字辈还只有十多岁,按族谱长房八十多岁的“永”字辈老人应称呼十多岁的“之”字辈小孩为族祖,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只称他的名字。而“之”字辈小孩就叫八十多岁的“永”字辈老人为大哥。由此可以想见,李白称从祖、从兄等人与世系表的辈份不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关于李白的出生地,目前也有蜀中说、中亚碎叶说、条支说、焉耆碎叶说等,但多数学人认为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(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),当时属唐朝安西都护府管辖。李白五岁时才从碎叶迁居蜀中,住在绵州昌隆县(后避玄宗讳,改名昌明县;五代时又因避讳改名彰明县,今四川江油)。

李白父亲的真正名字和生平事迹均不详。因从西域到蜀中,蜀人以“客”称之。范传正说他“高卧云林,不求禄仕”,可是他能让李白长期漫游,轻财好施,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他可能是个大商人。李白家庭的其他成员,现存资料很少。李白晚年在浔阳狱中写的《万愤词投魏郎中》诗中提到有一个弟弟在三峡:“兄九江兮弟三峡。”据《彰明逸事》(《唐诗纪事》卷十八引)记载,还有一个妹妹名月圆,嫁在本县。其他情况均无考。

李白从五岁到二十四岁(705—724),是在蜀中读书和任侠时期。他读书涉猎很广:“五岁诵六甲,十岁观百家。轩辕以来,颇得闻矣。常横经籍书,制作不倦。”(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)从书本中接受了各种思想的影响。

李白很早就从事诗赋创作：“十五观奇书，作赋凌相如。”（《赠张相镐二首》

其二）开元九年（721）春，他在路中拜见益州（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）长史

苏頔时，苏頔就赞赏他的作品“天才英丽”，“若广之以学，可以相如比肩”

（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），说明那时诗赋已写得很好。据《彰明逸事》记载，在

拜见苏頔前，李白曾跟“任侠有气、善为纵横学”的赵蕤学习岁馀。赵蕤著

有《长短经》（一名《长短要术》）十卷，论述王霸之道、统治之术。后来李白

一生喜谈王霸之道，以管（管仲）葛（诸葛亮）自许，当是受赵蕤的影响。李

白青年时代就仗剑任侠：“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。”（《与韩荆州书》）“结发

未识事，所交尽豪雄。……托身白刃里，杀人红尘中。”（《赠从兄襄阳少府

皓》）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说他“少任侠，手刃数人”；刘全白《唐故翰林学士

李君碣记》说他“少任侠，不事产业”；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

碑》说：“少以侠自任，而门多长者车。”当是真实情况。此外，由于时代风

尚的影响，李白在蜀中时已与道士交往，有《访戴天山道士不遇》诗可证。

二十岁后游峨眉山，结识道友元林宗，求仙问道思想已很强烈，《登峨眉

山》诗中已向往“悦遇骑羊子，携手凌白日”了。

从二十四岁到四十二岁（724—742），是李白追求功业的时期。开元

十二年（724），他认为“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。乃杖剑去国，辞亲远游。南

穷苍梧，东涉溟海”。然后到安陆（今属湖北省），被故相许圉师家招亲，

“妻以孙女”（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）。从此“酒隐安陆，蹉跎十年”（《秋于敬

亭送从侄常州游庐山序》）。出蜀初期，虽还有任侠举动，如丐贷营葬友人吴

指南的“存交重义”，在扬州不到一年“散金三十万”接济落魄公子等事，但

通过“黄金散尽交不成”（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）的教训后，基本上结

束了任侠生活。他在《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》诗中第一次提到

“功业莫从就，岁光屡奔迫”。他所谓的“功业”，在安陆写的《代寿山答孟

少府移文书》中曾申述说：“申管、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。奋其智能，愿为辅

弼。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。事君之道成，荣亲之义毕，然后与陶朱、留

侯，浮五湖，戏沧洲，不足为难矣。”就是要以范蠡、张良为榜样，辅佐君王，

建功立业，然后功成身退。这实际上是儒家积极用世、兼济天下的思想与

道家“知足”、“知止”思想的结合，并带有明显的纵横家色彩。从此他为实

现这一理想目标而奋斗了一生。要实现辅佐君王的理想,当时有两条路可走。一是大部分士子走的通过科举考试,慢慢地从小官升迁到卿相;但李白“不求小官,以当世之务自负”(刘全白《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》),于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——隐逸以待明主征召,以布衣一举而为卿相。这条路在唐前期是可行的,唐代皇帝经常下令各地长官推举隐逸之士,参与政治。武后时的卢藏用,屡试不第,后来隐居终南山,得到武后召见,出山做官,一直做到尚书左丞。当时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说这是“仕宦之捷径”(《新唐书·卢藏用传》)。但李白在安陆隐居未能建立声誉,从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可以看出,他在安陆受到毁谤。大约在开元十八或十九年(730或731),他怀着“西入秦海,一观国风……何王公大人之门,不可以弹长剑乎”(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)的目的初入长安,隐居终南山,结识了玄宗宠媚卫尉卿张垞,请求援引,可是张垞没有帮助他。接着西游邠州(今陕西彬县)、坊州(今陕西黄陵)寻觅知己,可是位卑职小的朋友们更无法帮助他找到“一佐明主”的机会。李白终于悲愤地吟唱着“大道如青天,我独不得出”(《行路难》其二),颓丧而归。后应道友元丹丘邀请,隐居嵩山。但当他听到善于奖掖后进的韩朝宗出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(治所在今湖北襄阳)时,又立即写了《与韩荆州书》,并前往揖拜,希望得到他的推荐。可是韩朝宗没有赏识他。他只能借酒浇愁,与好友元演游洛阳、太原,又到随州去见道士胡紫阳。后移家山东兖州,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,人称“竹溪六逸”。其间李白有过游仙思想,但始终未能忘情功业,时常发出“功业若梦里,抚琴发长嗟”(《早秋赠裴十七仲堪》)的感叹。这一时期李白写了许多乐府诗,深信终有一天能施展自己的抱负。

从四十二岁到四十四岁(742—744),是李白供奉翰林时期。天宝元年(742),由于好友元丹丘通过玉真公主的推荐,唐玄宗下诏征召李白进京。李白认为实现理想的机会来了,兴高采烈地告别儿女奔赴长安。一开始玄宗确实给李白以殊遇:“降辇步迎,如见绮皓。以七宝床赐食,御手调羹以饭之。……置于金銮殿,出入翰林中。问以国政,潜草诏诰,人无知者。”(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)李白也觉得很光荣,决心“尽节报明主”,酬谢“君王垂拂拭”(《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》)的知遇之恩,并切盼升迁。但

实际上玄宗只把他作为侍从文人，主要让他写些《宫中行乐词》、《清平调词》等点缀歌舞升平的作品，并没有提拔他做朝廷大臣的打算。据魏颢《原名魏万》《李翰林集序》记载，玄宗本来准备让李白担任中书舍人，可是，“以张垍谗逐”，其事未成。李白对此非常气愤，后来他经常提到此事：“谗惑英主心，恩疏佞人计。”（《登高山人》）由于佞人进谗，玄宗就疏远李白，李白只能浪迹纵酒，并请求还山，玄宗于是顺水推舟，“乃赐金归之”（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）。天宝三载（744）暮春，李白终于离开了朝廷。实际只有一年半的翰林供奉生活，使李白对唐王朝的腐败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，而追求功业的思想也逐渐被消极颓放的思想所取代。

天宝三载（744）秋天，是中国诗歌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。诗坛两曜——李白和杜甫终于相遇了。杜甫自结束吴越、齐赵之行，回到洛阳已有两年。这年五月，继祖母范阳太君（祖父杜审言的继室）卒于陈留之私第，八月归葬偃师，杜甫作墓志，奔走于陈留（今属河南）、偃师（今属河南）之间。李白这年暮春被赐金还山出京后，在商州盘桓一些时日，又到南阳与赵悦相处了一段日子，秋天也来到梁（今河南开封）宋（今河南商丘）。“李白与杜甫相遇梁宋间，结交欢甚”（《唐诗纪事》卷十八引杨天惠《彭明逸事》）。当时李白一心求仙访道，杜甫对李白非常仰慕，对自己在洛阳两年经历的机巧生活感到厌恶，所以受李白思想的影响，也和他一起求仙访道。杜甫在《赠李白》诗中就谈到“李侯金闺彦，脱身事幽讨。亦有梁宋游，方期拾瑶草”。当时诗人高适也正在梁宋一带漫游，于是三人同登吹台，慷慨怀古。又同游“梁孝王都”的宋州，还到单父孟诸泽纵猎。当时诗人贾至正在单父县尉任，当参与了共同活动。所以“梁宋游”时有不少诗坛明星围绕在两曜周围。不久，高适离梁宋东行，李白赴齐州紫极宫从道士高如贵受道篆，杜甫赴兖州省父，暂时分手。次年春，李白到兖州家中与儿女团聚，再与杜甫同游，泗水边赏春，同访范居士，同到东蒙山元丹丘处作客。杜甫《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》诗说：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。”可见友谊之深。这年夏天，他们还曾一起到齐州（今山东济南），与李邕、高适、卢象等诗人相会。齐州之会也是诗坛两曜和众星相聚的盛事（详见拙著《天上谪仙人的秘密——李白考论集·李杜交游新考》，台湾商

务印书馆1997年版)。这年秋天,杜甫告别李白,李白有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诗。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,但他们都经常思念着对方。杜甫走后不久,李白便有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诗,杜甫则有更多忆念、梦见李白的诗。

从四十四岁离开长安后到五十五岁(744—755),是漫游时期,也是李白思想极为复杂的时期。游梁宋、齐鲁时,李白道教思想占上风,加入了道士行列。他说:“我本不弃世,世人自弃我。”(《赠蔡山人》)以此表示对现实的反抗。其实李白也明知神仙世界是虚幻的,他在告别东鲁南下会稽时写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写道:“海客谈瀛洲,烟涛微茫信难求。”所以当他在江南获悉奸相李林甫在朝中制造冤狱,好友李邕、李适之等横遭惨死,崔成甫受累被贬时,便立即从弃世思想中惊醒,深深地为国事忧虑。特别是朝廷内外盛传安禄山在北方招兵买马、阴谋叛乱时,他更不顾安危,“十月到幽州”,深入虎穴探看虚实。目睹安禄山嚣张气焰后,李白预感到唐王朝将出现灾难,于是谴责“君王弃北海,扫地借长鲸”(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),奔到黄金台上哭昭王。回到江南宣城后,他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。当时杨国忠两次发动对南诏的战争都遭全军覆没,使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,李白写了《古风》其三十四(羽檄如流星)、《书怀赠南陵常赞府》等诗,谴责将领的无能,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以及对人民遭难的同情和沉痛心情。此时李白济世思想甚切,只恨报国无门。

从五十五岁到六十二岁(755—762),是安史之乱时期,也是李白报国蒙冤时期。天宝十四载(755)冬,安禄山叛乱时,李白正在梁园,匆匆携夫人宗氏逃难,由梁园经洛阳到函谷关,西上莲花山。次年春又南下宣城,经溧阳到杭州,后来在庐山屏风叠隐居。当时两京陷落,玄宗逃往蜀中,永王李璘受命为江陵大都督,经略南方军事。当永王水师东下到达浔阳(今江西九江)时,三次征召李白。在国家危难时刻,李白认为“苟无济代心,独善亦何益”(《赠韦秘书子春》),抱着平叛志愿,参加了永王幕府。他天真地认为这是报效祖国的好机会,可正当他自比谢安,高唱着“为君谈笑静胡沙”(《永王东巡歌》其二)时,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了。此时肃宗

李亨在灵武(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)即位,尊玄宗为太上皇,并下令永王李璣回蜀中。李璣刚愎自用,不从命,肃宗即派兵讨伐。永王部下顷刻之间成鸟兽散。李璣被杀,李白也被系浔阳狱中。经御史中丞宋若思和宣慰大使崔涣的营救,才得以出狱,但不久又被判流放夜郎。欲报效祖国却反而获罪,李白痛心疾首。幸而在乾元二年(759)春因天旱而发布大赦令,李白才在流放途中白帝城遇赦获释。回到江夏,李白又盼望朝廷能起用他,认为“今圣朝已舍季布,当征贾生”(《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》),请江夏太守韦良宰回朝时不要忘了推荐自己,经历大难的李白仍想为祖国出力。可是朝廷不需要他,他在江夏和潇湘一带徘徊了几个月,毫无消息,便懊丧地回到豫章(今江西南昌),与夫人宗氏团聚。后又重游宣城等地,但他报效祖国的热情并未消退。上元二年(761),当他听说太尉李光弼出镇临淮时,六十一岁高龄的李白又毅然从军,希望发挥铅刀一割之用。不幸因病半途折回,次年冬天病逝当涂(今属安徽省)。“大鹏飞兮振八裔,中天摧兮力不济”(《临终歌》),他为自己的理想未能实现而抱恨终生!

二

李白在政治上不得志,未能实现“安社稷”、“济苍生”的理想抱负,但在诗文创作上他充分施展了才华,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。李白诗今存千首,文六十多篇,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生活。开元时代是带有浪漫情调、诱人追求的时代,李白一生以大鹏自喻,二十四岁出蜀时写的《大鹏遇希有鸟赋》,后来改写题为《大鹏赋》,即以“激三千以崛起,向九万而迅征”的大鹏形象,表现自己不同凡俗的性格、气概和抱负。直到临终时他还自比大鹏,充分显示出高傲的个性和宏大的气魄。他相信自己的才会有施展的机会,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(《将进酒》),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(《行路难》其一),“东山高卧时起来,欲济苍生应未晚”(《梁园吟》),经常在诗中以管仲、张良、诸葛亮、谢安自比,深信自己能成为王者师:“余亦南阳子,时为《梁甫吟》。……愿一佐明主,功成还旧林。”(《留别王司马嵩》)一旦机会来到,他兴高采烈: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!”(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)

歌颂朝廷“巨海纳百川，麟阁多才贤”（《金门答苏秀才》），决心要“尽节报明主”（《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》）。这些诗句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盛唐气象”。李白《古风》其四十六（一百四十年）写唐王朝国势，《君子有所思行》描绘长安形势，《明堂赋》铺叙建筑的宏伟，宣扬大唐“列圣之耿光”，最后点出“镇八荒，通九垓。四门启兮万国来”的主题；《大猎赋》写开元天子大猎于秦，是时“海晏天空，万方来同。虽秦皇与汉武兮，复何足以争雄”。诗人热情赞颂前所未有的盛唐气象，都充满了时代的自豪感。

盛唐时代也有弊政，有许多不合理现象，李白对此都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。早在开元年间李白初入长安时，就写有《古风》其二十四（大车扬飞尘），揭露宦官、斗鸡徒骄横跋扈的嚣张气焰，《行路难》等诗抒发了有志之士找不到出路的苦闷。《古风》其十六（天津三月时）揭露贵族官僚骄奢淫逸的生活，《梁甫吟》描绘了君王被雷公、玉女、阍者等小人所包围，有才能的人见不到明主的情景。天宝年间，李林甫、杨国忠相继为宰相，排挤陷害贤能之士，李白写了许多诗歌揭露“珠玉买歌笑，糟糠养贤才”（《古风》其十四）、“梧桐巢燕雀，枳棘栖鸳鸯”（《古风》其三十九）、“鸡聚族以争食，凤孤飞而无邻。蚯蚓嘲龙，鱼目混珍。嫫母衣锦，西施负薪”（《鸣皋歌送岑征君》）的不合理现实。甚至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唐玄宗，把他比作殷纣王、楚怀王，把被李林甫陷害的李适之、崔成甫等比作古代忠良贤臣：“殷后乱天纪，楚怀亦已昏。夷羊满中野，菰蒹盈高门。比干谏而死，屈平窜湘源。”（《古风》其五十一）诗人晚年还在《泽畔吟序》中为崔成甫的遭遇鸣不平，追叙当年李林甫陷害韦坚案件牵连数十人的恐怖气氛。

李白所处的时代发生过多次不同性质的战争，他的诗歌都作了正确的反映。对于抵御和抗击外族入侵的战争，就写诗高歌祝颂，如《塞下曲六首》、《白马篇》等描写“横行负勇气，一战静妖氛”、“叱咤经百战，匈奴尽奔逃”的英雄气概，《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》、《送白利从金吾董将军西征》等鼓励友人英勇杀敌，奏凯而归。对于统治阶级发动的黠武战争，如天宝年间杨国忠发动对南诏的两次战争，李白写有《古风》其三十四（羽檄如流星）、《书怀赠南陵常赞府》等诗予以揭露批判。而对于安史之乱，李

白从国家命运和人民安定出发,写了许多积极支持朝廷平叛战争的诗篇。李白在《古风》其十七(西上莲花山)中揭露敌人的凶残和无耻:“流血涂野草,豺狼尽冠缨。”在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诗中责问:“白骨成丘山,苍生竟何罪!”《赠张相镐二首》(其二)中表示:“誓欲斩鲸鲵,澄清洛阳水!”充分表现出同情人民和仇恨敌人的深切感情。

李白对人民的艰苦生活 and 不幸遭遇都非常关心和同情。《丁都护歌》写纤夫的繁重劳动,《北风行》叙幽州思妇在丈夫出征战死后的强烈悲痛,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描写农家的艰苦生活和殷勤招待,诗人都洒下同情之泪。

李白热爱祖国山川,写有许多描绘自然景物的诗篇。李白笔下有庐山飞瀑,蜀道奇险,《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》中笼罩着神话气氛的华山,《将进酒》、《公无渡河》中奔腾咆哮的黄河,《关山月》中的苍茫天山,《横江词》中的长江风浪,都写得惊心动魄。还有写大自然明媚秀丽的景色,如《渡荆门送别》的“月下飞天镜,云生结海楼”,《夜下征虏亭》的“山花如绣颊,江火似流萤”,《秋登宣城谢朓北楼》的“两水夹明镜,双桥落彩虹”等等,充满健康明朗的气息。李白特别爱用具有透明意象的词写景,诸如碧山、绿水、白玉、明月等意象,在他的诗中俯拾即是。尤其是明月,诗中最多。《古朗月行》、《峨眉山月歌》、《静夜思》等,都是赋明月的佳作。李白一生钦仰六朝诗人谢朓,就因为谢诗有“澄江净如练”那样清新明丽的诗句,这也说明李白秉性就向往光明晶莹的景物。

李白性格疏放倔强,自视极高,不做小官,欲一举取卿相。李白生活潇洒自在,摆脱家庭、环境束缚,自以为在天下大乱时能施展自己的才华。他在许多诗中自抒抱负。同时,他又表现出蔑视权贵、否定功名富贵的思想。如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诗说: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!”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又说:“严陵高揖汉天子,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。达亦不足贵,穷亦不足悲。”明确表示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生活的追求。功名富贵本是士子的追求目标,李白诗中却说:“钟鼓馔玉不足贵,但愿长醉不复醒。”(《将进酒》)“功名富贵若长在,汉水亦应西北流。”(《江上

吟》)当然,有些诗是失意后的牢骚,但李白对功业的追求确实不是为了谋取富贵,而主要是为了显示“安社稷”、“济苍生”的才能。

以上只是叙述了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,其实他的诗歌内容是非常丰富的,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,不可能逐一介绍,只能从略。

三

对李白的评价,我想起马鞍山市采石矶李白纪念馆中有吴鼐写的一副对联。其上联曰:“谢宣城,何许人,只凭江上五言诗,教先生低首。”其下联曰:“韩荆州,差解事,肯让阶前盈尺地,使国士扬眉。”对得非常工整。尤其是上联用范围副词“只”,下联用反诘副词“肯”,把作者揶揄调侃李白的神情巧妙地表达出来了。只,仅也;肯,岂也。意思是说:南朝齐代的宣城太守谢朓,是个什么样的人,仅靠“澄江净如练”这样的五言诗,就让李白低首钦敬;唐朝的荆州长史韩朝宗,颇为明白事理,岂能让出官场地盘,使不善从政的李白扬眉做官!言外之意是:李白的诗歌艺术成就,早就大大地超过谢朓,所以李白实在不需要一生俯首。而李白不善于政治权术,韩朝宗比较理解李白的性格,怎能让出官位举荐他,使诗人忘乎所以?关于这副对联,早在1986年8月15日我应《马鞍山日报》副刊特约,写过《吴鼐对联乃揶揄李白之作》一文,可惜当时只有上海古籍出版社老编审朱金城先生撰文赞同拙见。不少年轻的同志却不懂古汉语中“肯”字是反诘副词作“岂”解(张相《诗词曲语词汇释》已用大量的例证说明),他们用现代汉语解释“肯”作能愿动词,而且还加“如果”二字进行解释说:韩荆州如果比较懂事,肯让出阶前盈尺地,就能使李白扬眉吐气。他们认为上联是赞扬李白的谦虚,下联是批评韩朝宗的不识人。持这种看法者至今尚有人在。他们认为:下联称李白为“国士”,说明是肯定和赞扬李白,其实,“国士”原是李白《与韩荆州书》中恭维韩朝宗的称呼,这里移用于李白,与上联的“先生”相同,都带有揶揄调侃之意。质言之,这副对联用调侃的语气,上联是对李白文学成就的评价,下联则是对李白政治识见的评价,虽是揶揄调侃语气,实际上却是比较公允的。

关于李白的政治识见,历史上已有许多人发表过意见。虽然李白有

很高的理想与抱负，以“安社稷”、“济苍生”为己任，经常以管仲、范蠡、张良、诸葛亮、谢安等自比，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像上述人物那样具备“运筹帷幄之内，决胜千里之外”的才能。恰恰相反，当国家政治、军事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，李白并不能清醒地认识形势，往往提出错误的主张或做出错误的举动。安史之乱是李白一生经历中最重大的政治事件，他对安禄山的叛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十分痛恨，在诗中大声责问：“白骨成丘山，苍生竟何罪！”（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）他表示要“誓欲斩鲸鲵，澄清洛阳水”。这种爱国爱民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，但他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。就拿他参加永王李璘幕府一事来说，虽然李白主观上是想报效祖国，建功立业，但他对李璘的“异志”缺乏认识。《旧唐书·玄宗诸子传》：“永王璘，玄宗第十六子也。……〔天宝〕十五载六月，玄宗幸蜀，至汉中郡，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、江陵郡大都督，餘如故。璘七月至襄阳，九月至江陵，召募士将数万人，恣情补署，江淮租赋，山积于江陵，破用巨亿。以薛鏐、李台卿、蔡垆为谋主，因有异志。肃宗闻之，诏令归覲于蜀，璘不从命。十二月，擅领舟师东下。”由此可知，当时肃宗已即位，并已下诏命永王李璘“归覲于蜀，璘不从命”，“擅领舟师东下”，原因是“有异志”。但李璘当时“虽有窥江左之心，而未露其事”，所以有些将士如季广琛等跟随李璘东下，还以为是去抗击安禄山叛军。等到李璘东至丹阳郡，肃宗下令讨伐李璘时，季广琛才“谓诸将曰：‘与公等从王，岂欲反邪？上皇播迁，道路不通，而诸子无贤于王者。如总江淮锐兵，长驱雍洛，大功可成。今乃不然，使吾等名挂叛逆，如后世何？’”（《新唐书》卷八十二）于是诸将都叛离永王而去。其实在此之前，当时有识之士对于李璘东下多持躲避不合作态度。如《资治通鉴·至德元载》十二月记载，肃宗敕永王“归覲于蜀，璘不从”时，“江陵长史李岷辞疾赴行在”。胡三省注：“璘将称兵，岷不欲预其祸也。”邵说《有唐相国赠太傅崔公（祐甫）墓志铭》曰：“属禄山构祸……寻江西连帅皇甫侁表为庐陵郡司马，兼倅戎幕。时永王总统荆楚，搜访俊杰，厚礼邀公，公以王心匪臧，坚卧不起。人闻其事，为之惴栗，公临大节，处之怡然。”李华《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》：“辞官避地江左，永王修书请君，君遁逃不与相见。”

《旧唐书·孔巢父传》：“永王璘起兵江淮，闻其贤，以从事辟之，巢父知其必败，侧身潜遁，由是知名。”李白自己写的《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》曰：“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钺，东巡无名。利剑承喉以胁从，壮心坚守而不动。”为什么崔祐甫、萧颖士、孔巢父、鄂州刺史韦良宰等都知道永王之心“匪臧”，“东巡无名”，早就认识到永王必败，所以无论怎样威胁都不从，而李白却就入其幕呢？这有两个原因：一是李白的功名心太强，一是李白的政治识见不高。这从他后来参加宋若思幕府时写的《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》中也可看出。他认为：“今自河以北，为胡所凌；自河之南，孤城四垒。大盗蚕食，割为洪沟……臣伏见金陵旧都，地称天险。龙盘虎踞，开扃自然。六代皇居，五福斯在。雄图霸迹，隐轸由存。咽喉控带，萦错如绣。天下衣冠士庶，避地东吴，永嘉南迁，未盛于此。……伏惟陛下因万人之荡析，乘六合之涛张，去扶风万有一危之近邦，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。苟利于物，断在宸衷。”李白完全不理解肃宗驻行在于扶风是为了收复两京的重要意义，却认为南北分裂的大局已定，又将出现南北朝局面，所以力主迁都金陵。可见他政治识见极低。李白始终认为永王是奉父皇之命行动，全然不懂何以成为叛逆。他缺乏皇室正统继承的顺逆观念，认为肃宗和永王只是同室操戈。正因为如此，李白同时还写下了乐府诗《上留田行》，诗中有“昔之弟死兄不葬，他人于此举铭旌”、“参商胡乃寻天兵？孤竹、延陵，让国扬名”、“尺布之谣，塞耳不能听”等句，《树中草》有“如何同枝叶，各自有枯荣”等句，显然都是用比兴手法借古谕今，讽刺肃宗兄弟不能相容。李白始终不认为肃宗是以正讨逆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卷六引朱文公曰：“李白见永王反，便从臾之，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。”在这点上，说得是很对的。所以李白只能做个伟大的诗人，却绝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政治家。

四

李白诗歌艺术的最大特点是融会了屈原和庄周的艺术风格。在他的作品中，经常综合运用丰富的想象、极度的夸张、生动的比喻、纵横飞动的文字、充沛的气势，形成独特的雄奇、奔放、飘逸的风格。龚自珍《最录李白集》说：“庄屈实二，不可以并；并之以为心，自白始。”李白的作品既有屈

原执著炽热的感情，又有庄周放达超脱的作风。在他的乐府诗、歌吟体诗以及绝句中，最能体现这个特点。

李白诗歌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乐府诗。诗人也认为自己擅长乐府，晚年在江夏还把古乐府之学传授给好友韦冰的儿子韦渠牟（详见拙著《李白丛考·李白暮年若干交游考索》）。李白现存乐府一百四十九首，多为旧题乐府。这些诗与古辞和前人创作已经形成的传统题材、主题、气氛、节奏有紧密联系。如《陌上桑》、《杨叛儿》等内容与古辞相同，《白头吟》写卓文君故事，与本事紧密相连。《夜坐吟》、《玉阶怨》等明显是模拟鲍照、谢朓的同题作品。即使像《丁都护歌》似乎与原曲主题无关，但诗中仍有“一唱《都护歌》，心摧泪如雨”，说明创作时对原乐曲的悲惨意境有深切的联想。李白乐府包括《静夜思》、《宫中行乐词》等新题乐府在内，几乎都是写战争、闺怨、宫女、饮酒、思乡、失意等传统题材的，而且在表现这些题材时，总是将个别特定的感受转化为普遍传统的形象表现出来。例如《战城南》，有汉乐府本辞，经过梁、陈的吴均、张正见以及唐初卢照邻的创作，已经形成描写北方战争悲惨形象的特定内容。尽管李白的《战城南》可能是对唐代某一场战争的独特感受，也写到一些具体地名，但很难考证出写的具体是哪一次战争，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某个特定战役的反映，而是自古以来北方战争的集中概括，与古辞主题相同。又如《将进酒》的主题也与前人之作类似，但李白诗中充满乐观豪迈之情：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！”这种合理的极度夸张使黄河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。其文笔纵横驰骋，他的伟大之处，并不在于扩大题材、改换主题，恰恰相反，他是在继承前人创作总体风格的基础上，沿着原来的方向把这个题目写深、写透、写彻底，发挥到淋漓尽致、无以复加的境地，从而使后来的人难以为继，再也无法在这一旧题内超越他的水准。

李白的乐府诗多表现出浑成气象，多用比兴手法，不显露表现意图，这在一些杂言乐府的代表作中尤为明显。同时，他又把瑰丽奇幻的想象注入这些作品，使乐府旧题获得新的生命。前人对此特点已有评述。如《河岳英灵集》论李白诗说：“至如《蜀道难》等篇，可谓奇之又奇，然自骚人以还，鲜有此体调也。”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说：“其言多似天仙之辞，凡所著